

因學紀聞卷之九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天道

三五層紀天去地九萬里淮南子以為五億萬
 里春秋元命包陽極於九周天八十一萬里
 洛書甄曜度一度千九百三十二里天地相
 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孝經援神契周天七
 衡六間相去萬九千里八百三十三里三分
 里之一合十一萬九千里從內衡以至中衡
 中衡以至外衡各五萬九千五百里關令內傳

天地南午北子相去九千萬里東卯西酉亦
九千萬里四隅空相去九千萬里天去地四
十千萬里天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里
地亦如之各以四海為麻輪衡天行三百六
十五度積凡七十三萬里天去地六萬餘里靈
憲自地至天一億萬六千二百五十里垂天
之卦薄地之儀皆千里而差一寸周髀天離
地八萬里冬至之日雖在外衡常出極下地
上二萬里周禮疏案考靈耀從上臨下八萬
里天以圓覆地以方載河圖括地象西北為

天門東南為地戶天門無上地戶無下極廣長
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東西二億三萬
三千里廣雅天圖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
里七十五步東西短減四步周六億十萬七
百八十七里半下度地之厚與天高等天度云
東方七宿七十五度南方七宿百一十二度
西方七宿八十度北方七宿九十八度四分
度之一四方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度
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二十八宿間相距積百

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
七十里月令正義考靈耀云一度二千九百
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
八周天百七萬一千里是天圓周之里數也
以圍三徑一言之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
二十八宿周迴直徑之數也然二十八宿之
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為四遊之極
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并星宿內總三十八
萬七千里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處一十九
萬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是地去天之數也

安定胡先生云南樞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樞
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此天形也一晝
一夜之間凡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謂
之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八十餘里人之晝
一夜有一萬三千六百餘息是故一晝一夜
而天行九十餘萬里致堂胡氏謂天雖對地
而名未易以智識窺非地●有方所可議之
比也

河圖括地象云天左動起於牽牛地右動起於
畢尸子云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畢

昂爾雅注牽牛斗者日月五星之所謂之星紀

揚倛注荀子云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

天也其說本於張湛列子注謂自地而上則

皆天矣故俯仰喘息未始離天也

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

又曰地在太虛之中六氣舉之道書謂風澤

洞虛金剛乘天佛書謂地輪依水輪水輪依

風輪風輪依虛空虛空無所依風澤洞虛者

風為風輪所謂大氣舉之也澤為水輪所謂

浮天載地也金剛乘天者道家謂之剛風岐

伯謂之大氣葛維川云自地而上四千里之

外其氣剛勁者是也張湛解列子湯問曰太

虛無窮天地有限朱文公曰天之形雖包於

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則風輪依虛

空可見矣

三禮義宗天有四和崑崙之四方其氣和暖謂

之和天道左轉一日一夜轉過一度日月左

行於天而轉一日一夜而於四和愚按周髀

云天地四極四和注謂四和者謂之極子午

卯酉得東西南北之中義宗之說本此

白虎通曰日月徑千里徐整長曆曰大星徑百
里中星五十小星三十晉魯勝正天論謂以
冬至之後立晷測影準度日月星案日月裁
徑百里無千里星十里不百里未詳其說
月令正義引前漢律歷志二十八宿之度不載
四分度之一愚謂天度列為二十八宿唯斗
有餘分續漢志斗二十六四分晉志斗二十
六五分皆有餘分唐一行謂太初歷今赤
道星度其遺法也續漢志黃道度與前志不
同賈逵論云五紀論日月循黃道南至牽牛

北至東井率日月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
分度七今史官一以赤道為度不與日月行
同而沈存中謂二十八宿度數皆以赤道為
法唯黃道度有不全度者蓋黃道有斜有直
故度數與赤道不等蔡伯靜亦謂曆家欲求
日月交會故以赤道為起算之法月令正義
引赤道度其以是歟淮南子與漢晉志不同
日右轉星左轉約八十年差一度漢文帝三年
甲子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唐興元元年甲
子冬至日在斗九度九百六十一年差十三

度見李肇國史補裴胄問董生云正觀三年
已丑冬至日在斗十二度每六十年餘差一
度此李淳風之說也漢太初元年丁丑冬至
日在斗二十度至慶曆甲申崇天曆冬至日
在斗五度八十四分每八十五年退一度梅
不及者見武經總要歲差之說不同賈逵云
古曆冬至日在建星即今斗星太初曆冬至
日在牽牛初何承天云堯冬至日在須女十
度太初曆冬至日在牽牛初四分景初曆在
斗二十一祖冲之云漢初用秦曆冬至日在

牛六度太初曆日在牛初四分法日在斗二
十二晉姜交以月蝕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參
以中星課以極望冬至日在斗十一通而計
之未盈百載所差二度沈存中云顯帝曆冬
至日宿斗初今宿斗六度堯典日短星昴今
日短星東鉞

信都芳曰渾天覆觀以靈憲為文蓋天仰觀以
周髀為法劉智謂黃帝為蓋天顓頊造渾儀
春秋文曜鉤謂帝堯時羲和立渾儀而前朝
韓顯符渾儀法要序以為伏羲立渾儀未詳

所出

後漢天文志黃帝始受河圖闕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書自黃帝始闕苞似是人名氏當攷

刻之長短由日出之蚤晚景之長短由日行之

南北此語禮記出於

星家有甘石巫咸三家太史公謂殷商巫咸攷之書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又曰在大戊巫咸又王家孔安國云巫氏也馬融謂殷之巫也鄭康成謂巫官孔穎達云咸賢父子

並為大臣必不世作巫官言巫氏是也後漢

天文志乃云湯則巫咸當以書為正史記正義巫咸

賢人蘇州常熟縣西海隅山上賦序巫咸此又鴻術為帝也

莊子言傳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古賦

有云傳說奉中闈之祠注云傳說一星在尾

北後河中蓋後宮女巫也說為商良相豈為

後宮女巫祈子而禱祠哉此天官之難明者

也春秋繁露云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君不

堅則邪臣亂其官故為天者務堅其政丁鴻

卷九

日食封事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
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縱橫其言出於
此
元祐末日食不盡如鉤元符末日食正陽之朔
此皆有陰慝見于稷象志壹之動氣也
元祐七年三月望月食既王巖叟言漢曆志月
食之既者率二十三食而復既按元豐八年
八月望食之既今未及二十三食而復既則
是不當既而既也愚謂月食之既猶做戒如
此况日食乎

醫書素問之中亦嘗有九星之言王冰注云上
古世質人溥九星垂明中古道德稍衰標星
藏曜故星之見者七焉九星謂天蓬天內天
衝天輔天禽天心天任天柱天英此蓋從標
而為始所謂九星者此是也楚辭劉向九歎
云訊九魁音與六神注九魁謂北斗九星也
補注謂北斗七星輔一星在第六星旁又招
搖一星在北斗杓端北斗經疏云不止於七
而全於九加輔弼二星故也與素問注不同
曲禮招搖在上注招搖在北斗杓端主指者

正義引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樞
第二旋第三機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
七搖光搖光則招搖也淮南時則訓注招搖
斗建也楚辭補注以招搖在七星之外恐誤
徐疇張階其北斗七星間者相去八千里
王介甫云雲陰中之陽風陽中之陰朱文公云
緯星陰中之陽經星陽中之陰按素問天元
紀大論天有陰陽地亦有陰陽故陽中有陰
陰中有陽
頽之推歸心篇孔毅父星說皆倣屈子天問之

意然天問不若莊子天運之簡妙巫咸招之

言不對之對過柳子天對矣傳太擬御天問

古詩黃姑織女時相見之句此所云黃姑即河

鼓也吳音訛而然

黃帝風經曰調長詳和天之善風也折揚奔厲

天之怒風也覲御周官小祝寧風早漢代田

之法能風與旱此昌黎所以訟風伯也

龍城錄月落參橫之語容齋隨筆辨其誤然古

樂府善哉行云月沒參橫北斗闌干親友在

門忘寢與食龍城錄語本此而未嘗考參星

見之時也

天經紹興三十年王及甫上朱文公謂類集古

今言天者極為該備

星始則見於辰終則伏於戌自辰至戌正於午

中於未堯典舉四時之正以午為中月令舉

十二時之中以未為中正以午為中

中以至仲夏故詩曰七月流火以信長為見以

戌為伏故傳曰火中亦以於十月大伏而未也朱子

曰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於未也漢晉

後魏天象志曰班史以日暈五星之屬列天文

志薄蝕慧字之北入五行說七曜一也而分

為二志故陸機云學者所疑

凡星皆出辰沒戌故五星為五辰十一舍亦為

十二辰

弧與建星非二十八宿而昏明舉之者由弧星

近并建星近斗正月齡二十八宿連四方為名

者唯箕斗并壁四星詩正義正

月令凡二儺一以季春一以仲秋鄭康成謂陰

氣右行季春之中日行歷昴陽氣左行仲秋
之月宿直昴畢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
厲鬼隨而出行於是索室毆疫以逐之王居
明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仲秋九
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然則民之疾係
乎日星之行度古者聖君範圍於上賢相燮
理於下是為天地之良醫皇建有極五福錫
民莫不壽考且寧儼所以存愛民之意而已

唐 志測景在浚儀岳臺按宋次道東京記
宣德門前天街西第一岳臺坊今祥符縣西

九里有岳臺圖經云昔魏王造事霍山神築
此臺禱於其上因以為名

歷數

太初歷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
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孟康
注此為甲寅之歲大事記解題按通鑑目錄
皇極經世太初元年歲次丁丑當考愚按大
衍曆議云洪範傳曰曆記始於顓頊上元太
始闕蒙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己巳立春
七曜俱在營室五度秦顓頊曆元起乙卯漢

太初曆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任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闕蒙

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其說可遺以補

太衍曆議曰考靈曜命曆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曆康申後百十四歲緯所載壬子冬至則其遺術也按漢志魯釐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殷曆以為壬子隋志春秋緯命曆序云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然則緯與殷曆同故劉洪曰甲寅曆於孔子時效即命曆序所謂孔子備春秋用殷曆也晉

志姜岌曰考其交會不與殷曆相應春秋分記曰周正皆建子也今推之曆法積之氣候驗之日食則春秋隱桓之正皆建丑莊閔僖文宣之正建子及丑者相半至成襄昭定哀之正而後建子間亦有建亥者非一代正朔自異尚也曆亂而不之正也

曆有小曆有大曆唐曹士為七曜符天曆一云合元萬分曆本天竺曆法以顯慶五年庚申為曆元雨水為歲首世謂之小曆行于民間石晉調元曆用之後周王朴校定大曆削去

符天之學為欽天曆

劉既曰歷動而右移律動而左轉

劉洪曰曆不差不改不驗不用未差無以知其失未驗無以知其是失然後改之是然後周之李文簡以為至論

莫美謂之歷草田休子曰堯為天子莫美生於

庭為帝成歷而大戴明堂篇謂朱草日生一

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

復始唐律照有古有云梧桐不生則九州異

注謂一葉為一月有閏十三葉用梧桐之葉

三十

納甲之法朱文公謂今所傳京房占法見於火

珠林者是其遺說然同契借以寓行持進退

之候虞翻云日月垂天成八卦象三日暮震

象月出庚八日兌象月見丁十五日乾象月盈

甲壬十六日旦巽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

月消丙三十日坤象月滅乙晦夕朔旦坎象

水流戊日中離象火就己虞與魏伯陽皆會

稽人其傳蓋有所自漢上朱氏云乾納甲壬

坤納乙癸震納庚巽納辛坎納戊離納己艮

納丙兌納丁庚戌丙三者得於乾辛巳丁三者得於坤始於甲乙終於壬癸而天地五十五數具焉又有九天九地之數乾納甲壬坤納乙癸自甲至壬其數九故曰九天自乙至癸其數九故曰九地者九天之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癸酉也

五運六氣一歲五行主運各七十二日少陰君火太陰濕土少陽相火陽明燥金太陽寒水厥陽風水而火獨有二天以六為節故氣以六暮為一備地以五為制故運以五歲為一

周左氏載醫和之言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即素問五六之數易洪範月令其致一也楊退脩謂五運六氣通之者唯王冰然遷變行度莫知其始終次序程子曰氣運之說堯舜時十日一雨五日一風始用得

朱文公嘗問蔡季通十二相屬起於何時首見何書又謂以二十八宿之象言之唯龍與牛為合而他皆不類至於虎當在西而反居寅鷄為鳥屬而反居酉又舛之甚者韓文考異毛穎傳封邠地謂十二物未見所從來愚按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午為馬之證也李冬出土牛丑為牛之證也蔡邕月令論云十二辰之會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鷄亥豕而已其餘虎以下非食也月令正義云鷄為木羊為火牛為土犬為金豕為水但陰陽取象多塗故午為馬酉為鷄不可一定也十二物見論衡物勢篇說文亦謂巳為蛇象形

自帝堯元年甲辰至宋德祐丙子凡三千六百三十三年帝堯而上六闕逢無紀段堂云有

書契以來凡幾鴻荒幾至德矣廣雅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為十紀蓋茫誕之說劉道原疑年譜謂大庭至無懷氏無年而有總數堯舜之年衆說不同三統歷次夏商西周與及家紀年及商歷差異况開闢之初乎王質景文云渾淪以前其畧見於釋之長含經開闢以後其詳見於邵氏之皇極經世

以十一星行曆推人命貴賤始於唐貞元初都利術士李彌乾韋斯經程子謂三命是律五

星是曆晁氏謂冷州鳩曰武王伐殷歲在鶉
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
天龜五星之術其來尚矣

定之方中公劉之詩擇地之法也我辰在論命
之說也傳云不利子商則見姓之有五音詩
吉日維戊庚午則見支幹之有吉凶

五代史馬重績傳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為
一百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為一時時以四刻
十分為正此自古所用也今致五代會要晉
天福三年司天臺奏漏刻經云晝夜一百刻

分為十二時每時有八刻三十分之一六十分
為一刻一時有八刻二十四分四刻十分為
正前十分四刻為正後二十分中心為時正
上古以來皆依此法歐陽公作史於六十分
之上闕八刻二字不若會要之明白

數術記遺云世人言三不能比兩乃云指閏與
四維甄鸞注藝經曰指閏者周公作先布本
位以十二時相從徐援稱指閏是奇兩之術
御覽引藝經作指閏三不能比兩者孔子所
造布十干於其方戊巳在西南四維東葉子

所造布十二時四維

桓譚新論曰老子謂之玄楊子謂之太玄石林

謂太玄皆老子緒餘老氏道生一一生二二

生三三之為九故九而九之為八十一章太

玄以一玄為三方自是為九而積之為八十

一首金樓子云揚雄有太潛虛心學也以元為首心法也人心其神乎潛

天而天潛地而地温公之學子雲之學也先

天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豈惟先天

哉連山始艮終而始也歸藏先坤闔而闢也

易之乾太極之動也玄之中一陽之初也皆

心之體一心正而萬事正謹始之義在其中

矣邵子曰玄其見天地之心乎愚於虛亦云

虛之元即乾坤之元即春秋之元一心法之

妙也張文饒衍義以養氣釋元似未盡本旨

管子幼官篇冬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

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

十二太寒之陰注云陰陽之數日辰之名盤

洲於閏十一月用中榆立閏蓋出於此

國史志云曆為筭本治曆之善積筭遠其驗難

而差遲治曆之不善積筭近其驗易而差亦速
曆元始於冬至卦氣起於中孚豳詩於十月曰
為改歲周以十一月為正蓋本此用周為改歲
以辭職

困學紀聞卷之九

困學紀聞卷之十

浚儀王應麟 伯厚甫

地理

三禮義宗引禹受地記王逸注雜騷引禹大傳
豈即太史公所謂禹本紀者歟
鹽鐵論大夫曰鄒子推終始之運謂中國天下
八十分之一各赤縣神州而分為九州絕陵
陸不通乃為一州有大瀛海圍其外所謂八
極而天下際焉故秦欲達九州方瀛海朝萬
國文學曰鄒衍怪說瑩或諸侯秦欲達瀛海

而失其州縣愚謂秦皇窮兵胡粵流毒天下
鄒衍迂誕之說實啓之異端之害如此
管子曰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
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
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妬秦之水澍寂而
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貧戾固而好事齊晉之
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而孫詐
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
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
而清故其民簡易而好正是以聖人之化世

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
易此即漢志所謂繫水土之風氣也杜牧亦
云山東之地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三
故其人沈鷙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

太史公班孟堅謂禹醜二渠以引其河一具丘
一漯川李垂導河書曰東為漯川者乃今泉
源赤河北出貝丘者乃今王莽故瀆而漢塞
宣房所行二渠蓋獨漯川其一則漢決之起
觀城入蒲臺所謂武河者也鼂補之河議曰
二渠於禹貢無見禹時河入海蓋在碣石地

理志碣石在北平驪城縣西南計勃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而河入勃海蓋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所更注也而言禹時河入勃海何哉

蔡氏禹貢傳曰烏鼠地志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西也此以唐之州縣言若本朝輿地當云今熙州渭源堡又曰朱圉地志在天水郡真縣南今秦州大潭縣也按九域志建隆三年秦州置大潭縣熙寧七年以大潭隸岷州今為西和州當云今西和州大

潭縣朱文公詩傳曰秦德公徙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按輿地廣記鳳翔府天興縣故雍縣秦德公所都也興平乃章邯為雍王所都之廢立也當云雍今鳳翔府天興縣
呂氏春秋禹南至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此屈子遠遊所謂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於九陽

朱文公謂漢之潯陽縣在江北今之江州非古九江地其說明矣然漢柴桑縣屬豫章郡而

莽以豫章郡為九江柴桑縣為九江亭則九江之名其誤又矣以九江為洞庭本於水經而胡晁曾氏因之

國語注姑蔑今太湖當作大末甬句東今句章

東海口外洲當作浹口蓋傳寫之誤地理志

志 鱗今 漢出 縣南 率中 東

戰國策田單為棧道木閣迎齊王與后於城陽

山中非但蜀有棧閣也

楚北有甘魚之口鮑氏注疑為濟陰高魚非也

左氏昭十三年傳次于魚陂注云竟陵縣城

西北有甘魚陂

大事記解題沈黎郡汶山郡地理志不載按輿

地廣記漢武帝置郡既而罷之愚按黃霸傳

入穀沈黎郡後漢祚都夷傳武帝所開以為

祚都縣元鼎六年以為沈黎郡至天漢四年

并蜀為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傲外夷

一居青衣主漢人冉駝夷傳武帝所開元鼎

六年以為汶山郡至地節三年省并蜀郡為

北部都尉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為汶山郡

宣帝紀地節三年十月有汶山郡并蜀

荀卿為蘭陵令縣在漢屬東海郡今沂州承縣
誠齋延陵懷古有蘭陵令一章蓋誤以南蘭
陵為楚之蘭陵也古靈字亦誤

文中子父曰銅川府君隆為銅阮氏注上黨有

銅鞮縣龔氏注隋初置銅川縣令忻州秀容

是愚考隋地理志定襄郡秀容縣開皇初置

新興郡銅川縣十八年置忻州龔注是也

中說同州府君龔氏本作司州注云宋武置司

州於虎牢西魏始改華州為同

子夏居西河在汾州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

漢地理志言風俗多取太史公貨殖傳然太史

公語尤奇峻可以參觀

地理志禹貢桐柏大復山在平氏東南淮水所

出東南至淮陵入海禹貢集解云淮陵晉猶

存不知何代廢省今其地當在楚州界愚攷

宋州郡志淮陵郡本淮陵縣漢屬臨淮後漢

淮陵國為輿地廣記泗州招信縣本淮陵縣漢

屬臨淮郡宋曰睢陵置濟陰郡今按漢晉有

淮陵睢陵二縣宋濟陰郡有睢陵縣而淮陵

郡無淮陵縣蓋宋之睢陵即漢之淮陵也廣記

漢睢陵故城在郟縣寰宇記古淮陵城在招信縣
淮陽軍下郟縣寰宇記古淮陵城在招信縣
西北二十五里然則禹貢解以淮陵在楚州
非也

志謂齊俗獮侈織作水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
冠帶衣履天下臨淄有服官說苑墨子曰錦
繡締紵亂君之所造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
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鑄之然猶幾不能
勝齊俗之侈蓋自景公始

琅邪郡靈門縣壺山浯水所出晉元次山名浯
溪亦有浯本非自造此字也

溝洫志史起引漳水溉鄴出呂氏春秋先識覽
以賢令為聖令曷鹵為斥鹵

史記貨殖傳南陽西通武關鄭關正義云地理
志宛西通武關而無鄭關鄭當為洵洵水上
有関在金州洵陽縣愚按漢志漢中郡長利
縣有鄭関長利今商州上津縣武關存商洛
縣正義失之

古公事獮鬻而商不與晉拜戎不暇而周不知
封建之效也唐以幽鎮扞契丹及幽鎮出而契
丹之患始熾方鎮之效也郡縣削弱則夷狄

之禍烈矣

九域志滄州有漢武臺唐太宗紀正觀十九年
伐高麗班師次漢武臺刻石紀功臺餘基三
成燕齊之士為漢武求仙之處

李太白蜀道難云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
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其說本楊
雄蜀記愚謂岷嶓載于禹貢庸蜀見于牧誓
非至秦始皇始通也

水經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酈氏注
引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通典謂晉郭璞注

三卷後魏酈道元注四十卷皆不詳撰者名
氏不知何代之書云濟水過壽張則前漢壽
良縣光武更名又東北過臨濟則狄縣安帝
更名齊水過湖陸則湖陵縣章帝更名汾水
過永安則最縣順帝更名故知順帝以後纂
序也愚按經云武侯壘又云魏興安陽縣注
謂諸葛武侯所居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又改
信都從長樂則晉太康五年也然則非後漢
人所撰隋志云郭璞注而不著撰人舊唐志
云郭璞撰愚謂所載及魏晉疑出於璞也新

唐志始以為桑欽而又云一作郭璞撰蓋疑之也經云河水又北薄骨律鎮城注云赫連果城也乃後魏所置其鄠氏附益欽按前漢儒林傳古文尚書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昂氏讀書志謂欽成帝時人意者強為此音而後人附益如山海經禹益所記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之名本草神農所述有蓀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馬翅之稱爾雅作於周公而云張仲孝友蒼頡為造於李斯而云漢魚天下皆非本文頡之推音論之矣遠

典又謂景純注解踈略多迂怪今郭注不傳

三輔黃圖所載靈金內府及天祿閣青藜校皆

王嘉拾遺記謫誕之說程泰之謂黃圖蓋唐

人增續成之鮑鑑注引黃

疑笑小說云諸葛武侯躬耕於南陽南陽是襄

陽墟名非南陽郡也

素問天下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滿東南

右熱而左溫

漢袁良碑云帝御九龍殿引對飲宴集古錄跋

謂九龍殿名惟見於此愚按張平子東京賦

曰九龍之內寔曰嘉德注九龍本周時殿名
門上有三銅柱柱有三龍相糾統故曰九龍
嘉德殿在九龍門內非但見於此碑也
武后在洛陽不歸長安此通鑑所載也張柬之
等舉兵至后所寢長生殿又遷后於上陽宮
皆在洛陽程泰之雍錄乃謂長安宮殿誤矣
馮衍賦云臯陶釣於雷澤考顏虞舜而後親未
詳所出水經注引墨子曰舜漁獲澤今墨子
尚賢篇曰舜漁雷澤克得之服澤之陽服字
疑即渡字

漢王嘉傳為南陵丞顏注南陵縣名屬宣城按

漢無宣城郡南陵縣宣城縣屬南陽屬京北

文帝七年置顏注不攷地理志何邪

禹貢冀州治梁及岐先儒皆以為雍州之山晁

氏謂冀州之吕梁孤岐山也蔡氏集傳從之

朱文公曰梁山證據不甚明白

賈誼書曰所為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為
備山東諸侯也武關在商州商洛以限南諸
侯函谷在陝州靈寶以限北諸侯臨晉在同
州朝邑以限東諸侯

鮑明遠登大雷岸與妹書云棧石星飯結荷水
宿旅客貧辛波路狂闊其詞奇麗超絕翰墨
畦逕可以諷誦明遠妹令暉有文才能詩見
鍾嶸詩品大雷在舒州望江縣承經注所謂
大雷口也晉有大雷戍陳置大雷郡庾亮報
溫嶠書無過雷池一步積雨為池謂之大雷池
和志云郡余任于吳郡嘗見長洲宰其圃扁曰茂苑蓋取
諸吳都賦余曰長洲非此地也問其故余曰
吳王渙都廣陵漢郡國志廣陵郡東陽縣有

長洲澤吳王渙太倉在此東陽今盱眙縣故
枚乘說吳王云長洲之苑服虔以為吳苑韋
昭以為長洲在吳東蓋謂廣陵之吳也曰宅
有所據乎曰隋虞綽撰長洲玉鏡蓋煬帝在
江都所作也長洲之名縣始於唐武后時郡縣志苑在長洲縣西南七
十里未足據也當從郡國志殺胡林在藥城縣唐屬趙州後屬真定府紀異
續通典云唐天后時襲突厥隋牛弘封奇章公僧孺其後也奇章巴州之縣
梁普通六年置取縣東八里奇章山為名隋

唐志通典九域志輿地廣記皆云其章誤也
續通典作音章

諸子

漢志曾子十八篇今世所傳視漢止八篇矣十
篇見於大戴禮景迂云世知讀曾子者殆未
見其人也朱文公云所記雖或甚踈亦必切
於日用躬行之實

太史公序曆書曰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
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翺忽出曾子天圓章
曾子云其間不容髮

通鑑載子思言荀變於衛侯在安王三十五年
大事記云去孔子沒百有三年子思逮事孔
子未必至是時尚存薛常州亦云子思之年
毋乃過於壽考乎

家語荀子謂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欽器焉
韓詩外傳說苑皆云觀於周廟有欽器焉晉
杜預傳云周廟欽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當
以周廟為是

皇覽記陰謀黃帝金人器銘武王問尚父曰五
帝之誠可得聞乎尚父曰黃帝之戒曰吾之

居民上也。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為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按漢藝文志：道家有黃帝銘六篇，蔡邕銘論黃帝有巾机之法，皇覽撰集於魏文帝時，漢七略之書猶存金人銘，蓋六篇之一也。

胡文定銘龜山楊公曰：孰能識車中之狀，意欲施之韓詩外傳云：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孔子下步，姑布子卿曰：羸乎？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曰：丘何敢乎？子貢曰：何足辭。

也。子曰：汝獨不見大喪家之狗，歟？既斂而搏，布施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陵弱，眾暴寡，百姓繼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丘為欲當之者也。丘何敢乎？文定蓋用此以比二程。

荀卿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愚謂荀卿非子思、孟子，蓋其門人知韓非、李斯之流，託其師說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為正。

荀卿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鰌不如盜也。陳

仲子猶可議直哉史魚以為盜名可乎非十
二子史鮪與子思孟軻皆在焉豈有法仲尼
而非三子者乎

楚辭漁父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
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荀子
曰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
其誰能以已之漘漘受人之械械者哉荀卿
適楚在屈原後豈用楚辭語歟抑二子皆述
古語也

荀子曰非其人而教之齊盜掠借賊兵也獨不

知李斯韓非乎

成相曰禹傳土平天下躬親為民行勞苦得益
阜陶橫革直成為輔注云橫革直未聞韓侍
郎云此論益阜陶之功橫而不順者革之直
者成之也愚嘗攷呂氏春秋云得陶化益真
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
於盤盂陶即阜陶也化益即伯益也真窺即
直成也類與類橫革即橫革也皆禹輔佐之
名一作宋衷云伯益

王霸篇羣宰天下而制之馬融傳注作阜宰猶

牢籠也

孟子三見齊王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揚

注云以正色攻去邪心乃可與言也此莊子

所謂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荀子曰十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阿房宮

賦之語本此

勸學篇青出之藍作青取之於藍聖心循焉作

備焉玉在山而木潤作草木潤君子如嚮矣

作如響矣賦篇請占之五泰作五帝監本未

必是建本未必非餘不勝紀今藍本乃唐與

寧舊本亦未為善當詳攷五泰注云
五泰五帝也監本改為五帝而刪注文

河間獻王之言惟見於說苑謂堯存心於天下

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

也有一民飢則曰此我飢之也有一人寒則

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

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

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又曰禹稱

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

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

釃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

利歸於民也又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譬如日
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
捨日之光獨思則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未
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又曰管
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
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
富為始子貢問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
之此治國之本也司馬公為獻王贊謂用其
德施其志帝王之治復還其必賢於文景遠
矣

法言序舊在卷後司馬公集注始寘之篇首詩
書之序亦然

老泉太玄論曰疑而問問而辯問辯之道也揚
雄之法言辯乎其不足問也問乎其不足疑
也求聞於後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無取焉
東坡亦謂太玄法言凋蟲而變其音節謂之
經可乎

法言末篇稱漢公斯言之玷過於美新矣司馬
公雖曲為之辯然不能滌斧大夫之羞也
五兩之綸半通之銅注云半通闕今按仲長無

口半通青綸之命注十三州志曰有秋畜夫得假半章印半通半章也

美靈根閉朋牖太玄之心學也

中說前述云隋文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

之策十有二焉按唐會要武德元年五月改

隋太興殿為太極殿隋無此名

詩失於齊魯當從龔氏本云論失於齊魯謂論

語也上文已言齊韓毛鄭詩之末也不當重

出

封禪秦漢之侈心此河汾篤論也房魏學于河

汾而議封禪之禮不以為非安在其為守師

說乎梁有許懋而唐無人焉曾謂房魏不如

懋乎

龔氏注中說引古語云上士閉心中士閉口下

士閉門愚按楚辭橘頌云閉心自謹終不過

失兮王逸注閉心稍欲也

中說於文取陸機於史取陳壽自魏晉而下言

之也

託註興而史道誣矣註當作注記注謂漢晉以

後起居注之類虛美隱惡史無直筆故曰誣

阮逸謂若裴松之注三國志恐非

張玄素問禮注云史傳未見玄素蒲州人唐書

有傳注以為未見非也

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舍諸此叔恬之言

也元魏之君唯稱孝文然治家無法也

文中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龔氏本云

子遊黃頰之谷遂至白牛之溪注云王績嘗

題詩黃頰山壁愚按負苓者傳文中子講道

於白牛之溪當從龔本

仲長子光中說稱之五無功為傳云若獨遊頰

及河渚先生傳以文中子此言其仲夷

逸又為祭文云明道若昧進道若退烏飛知

還龍亢靡悔藏用以密養正以蒙不見其始

孰知其終

無功答馮子華書曰吾家三兄生於隋末傷世

擾亂有道無位作汾亭之操蓋孔氏龜山之

流也吾嘗親受其調頰謂曲盡近得裴生琴

更習其操洋洋乎覺聲品相得又曰吾往見

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遠嗟峨蕭

琴真不可言壯哉邈乎揚班之儔也高人姚

義常謂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

滄溟高深極矣說附注中

李百藥曰分四聲八病按詩苑類格沈約曰詩

病有八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

正紐唯上尾鶴膝最忌餘病亦通

杜淹中子世家二子長福郊少福時龔氏本載

前述長子福樊劉禹錫撰王質碑云文中子

生福祚福祚生勉勉生怡怡生潛質潛之季

子為諫議大夫給事中終宣歙觀察使唐書

有傳福時之子見於文藝傳者勳勳勳助助

勸太源子福樊福祚福而教焉龔氏注云文中

書此以補世家之闕

王無功遊北山賦序云余周人也本家于祁永

嘉之際扈遷江左地實儒素人多高烈穆公

銜建元之恥歸于洛陽同州悲未安之事退

居河曲始則晉陽之開國終乃安康之受田

其賦云白牛溪裏岡巒四峙信茲山之奧域

昔吾兄之所止許由避地張超成市察俗剛

詩依經正史組帶青衿鏘鏘擬擬階庭禮樂

生徒杞梓山似丘泉疑泗涘又注云此溪

之集門人常以百數河南董恒南陽程元中

山賈瓊河南薛收太山姚義太原溫彥博京兆杜淹等十餘人稱為俊穎而姚義慷慨同儕方之仲由薛收以理達方莊周門人多至公輔而文中之道未行然無功不及房杜魏何哉鄭毅夫論中說之妄謂李德林卒於開皇十二年通時年八九歲未有門人而有德林請見歸而有憂色搜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霑襟關子明太和中見魏孝文如存于開皇間亦一百二三十歲矣而有問禮於子明是二者其妄不疑晁氏讀書志謂薛道衡仁壽

二年出襄州通仁壽四年始到長安其書有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用此推之則以房杜為門人抑又可知也

世說其言清以淳有天下分裂之象中說其言閔以實有天下將治之象

張臣山讀管子曰讀心術白心內業諸篇知其功業之所本然後知世之知管子者殊淺也書多古字如况作况釋作澤此類甚衆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况與我齊

國之政也而注乃謂召忽謂管仲為兄澤命
不渝而注乃以為澤息之命甚陋不可偏舉
愚謂管子乃尹知章注今本云房玄齡非也
地負篇云管仲之正天下也其施七尺施者大尺之名
瀆田悉徙五種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謂炆
炆地手實手實之名始見於此呂惠卿因
以行手實之法蘇文忠論管仲之無後利不
可與民爭也蓋有激云

管子謂管子書過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
篇尤鄙俗古史謂多申辯之言以智欺其民

以術傾隣國有不質之寶石壁菁茅之謀使
管仲信然何以霸哉

管仲曰決獄折中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理
呂氏春秋云臣不若弦章按說苑弦章在景
公時當以管子為正

黃帝六相一曰蚩尤通鑑外紀改為風后
弟子臧漢志附于孝經朱子謂疑是作內政時
士之子常為士因作此以教之

晁景迂云王弼注老子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
於戰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不知常善

故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獨得諸
河上公而古本無有也傳奔能辯之

老子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復早

復謂之重積德司馬公謂不遠而復不離於

德可以脩身朱文公謂能嗇則不遠而復重

積德者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

也王弼注本作早服而注云早服常也亦當為復

方伯暮文公高弟也其言曰老子之言蓋有所

激者生於衰周不得不然世或黜之以為申

韓慄刻原於道德亦過矣又曰釋氏固夷也

至於立志堅決吾亦有取焉似與師說背馳

生之徒十有三韓非解老云四肢與九竅

首章以有無字下斷句自王介甫始朱文公謂始名可名有

銘無名是謂無欲義常

惟無以天下為者可以有天下此即舜禹有天

下而不與之意湯武之征伐非利天下也無

利天下之心而與天下同其利然後可以得

天下

谷神一章養生者宗焉春秋繁露謂養生之大

者在愛氣閑欲以平意平意以靜神靜神以

養氣古之道士有言曰將欲無陵固守一德
此言神無離形則氣多內充董子亦有得於
此

文子者老子弟子也序名曰計然姓其書稱平

王問道平王子子也達銅字謂周平王脚心法

也其言曰至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

枯荀子取之積薪燎後者處上汲黯取

之再實之木必揚明德后取之用兵有

五有義兵有無兵有貪兵有驕兵義

兵王應兵勝兵敗貪兵死驕兵滅魏相取

之臨河欲魚不如歸而織網董仲舒取之乳

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韓愈取之

心欲小志欲大欲少孫思貌取之

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抗取

之欲治之主不世出王吉取之寸而度之全

文少差銖而解之至石必過石稱文量徑而

寡夫枚乘取之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新園

有蠶蟲葵藿為之不採國有賢臣折衝十里

鄭昌取之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

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班固刑法

志取之人之將疾必先厭魚肉之味國之將
亡必先惡忠臣之語越絕劉子取之乳犬之
噬无伏鷄之搏狸何休注公羊取之又曰士
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同言而信信在
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狡兔得而獵犬烹
高鳥盡而良弓藏皆見此書其見於列莊淮
南子者不可縷數

文子曰處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
者處上及長孺學黃老言故用文子之語彥
注云積新之言出曾子當攷

戰國策云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
其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孔叢子云老
萊子謂子思曰子不見夫齒乎雖堅剛卒盡
相摩舌柔順終以不弊漢藝文志老萊子與
孔子同時當從國策

壺丘子林列子之師也呂氏春秋云子產相鄭
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然則與
子產同持

列子以仕衛為嫁於衛從一而終之死靡它是
之謂正

列子言西方之聖人西極之化人佛已聞於中國矣

狐父之盜史記正義括地志狐父亭在宋州陽山縣東南三十里

東坡欲去莊子盜跖漁父篇而邵子觀物外篇謂盜跖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亦莫如之何漁父言事之不可奈何者雖聖人亦不可強

五峯云莊子之書世人挾隘執泥者取其大略不為無益若為行君子句句而求字字而論

則其中無真實妙義不可推而行也愚謂此

讀莊子之法伊訓莊列

韓詩外傳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作

而問曰不審主君所讀何書也與莊子同而

小異樸沽輪邀

大宗師曰道可傳而不可受屈子遠遊曰道可

受兮不可傳敢問其所以異曰莊子所謂傳

傳以心也屈子所謂受以心也目擊而存

不言而喻耳受而口傳之離道遠矣

朱文公謂庚桑楚一篇皆是禪

天運篇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
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
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
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嚙予又何規老聃
哉太平御覽引莊子曰云孔子曰吾與汝處
於魯之時人用意如飛鴻者吾走狗而逐之
用意如并魚者吾為鈎線以投之吾今見龍
云余口張不能嚙舌出不能縮又何規哉與
今本異
初察謂莊子之言風其辭若與風俱鳴於衆

齊物論女以妄聽之奚物則奚銘商瑤曰造

飾小說以下縣令疏云縣高也謂求高名令聞

謂惠子曰儒墨揚東四與夫子為五列子文公

此有進士程文用

孫龍字子秉孫龍也

魯公

魯鷄固能矣注云大鷄也今蜀鷄爾雅鷄大者

蜀韓文公守戒曰魯鷄之不期蜀鷄之不支

是以蜀鷄為小也未詳

荆公曰古之善事親者非事其親之謂也事其

心而已矣事其心出人間世

呂吉甫曰聖人之所以誠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蓋孔氏與老氏同生於衰周莊子與孟子俱遊於梁惠其書之言未嘗相及以此而已

以恬養知者主靜而識益明以養知恬者致知

而本益固

向秀注莊子而郭象竊之郝紹作晉中興書而

何法盛竊之二事相類

支離疏鼓箠播精文選注作播精

郭象注曰聖人之在天下煖然若陽春之自和

故蒙澤者不謝溥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彫落

者不怨李太白云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

落於秋天其語本此注又曰世有假寐而夢

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

者也邯鄲枕南柯守之說皆原此意幽求子

曰當其夢時觀山念木或志在舟楫因舟念

水因水念魚東坡夢齋銘意出於此

莊子稱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則滑釐墨

者也史記儒林傳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

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豈

滑釐逃儒而入於墨亦若吳起之言兵歟苑說

職墨子滑釐

庖丁解牛行其所無事也管子云屠牛坦朝解

九牛而刀可以莫鐵則刃游間也賈誼疏云

解十二牛胡子知言云一目全牛萬隙開橫

渠詩語也

王坦之著廢莊論而其論多用莊語胡文定春

秋網領有取於莊子之言其可廢乎

豫且書有二說范吳二仲從民飲伍子胥曰昔

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為魚豫且射中目白龍

不化豫且不射張平子東京賦所謂白龍魚

服見困豫且者也史記龜策傳褚先生曰宋

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

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

夢於宋元王莊子所謂神龜能見夢於元君

而不能避余且之網者也

郭象注云喜懼戰於胸中固已結冰炭於五臟

矣韓文公聽穎師琴詩無以冰炭置我腸本

於此

齊物論非欲齊物也蓋謂物論之難齊也是非
毀譽一付於物而我無與焉則物論齊矣邵
子詩謂齊物到頭爭恐誤張文潛曰莊周患
夫彼是之無窮而物論之不齊也而託之於
天籟其言曰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此言
自以為至矣而周固自未離夫萬之一也曷
足以為是非之定哉雖然如周者亦略稅駕
矣

莊子逸篇

陸德明序錄曰莊生宏才命世辭趣華深正

言若及故莫能暢其私致後人增足漸失其
真故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若闕奕
意備之旨危言游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
分有二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即司馬
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
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內篇眾家並
同自餘或有外而無雜唯子玄所注特會莊
生之旨北齊杜弼注莊子惠施
篇今無此篇亦逸篇也
闕奕之隸與殷翼之孫邊氏之子三士相與謀
致人於造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

見列星祠馬嶺曰

游鳧問雄黃曰今逐疫出魅擊鼓呼噪何也雄

黃曰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

齊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形趨

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葱以通五藏夫擊

鼓呼噪逐疫出魅鬼黔首不知以為魅崇也

挿桃枝於戶連反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

是鬼智不如童子也

童子夜嘯鬼數苦焉小巫見大巫投茅而奔此其所以終身弗如

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

朝師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詞馬鬼曰秋

空閱闕所來風桐乳致巢此以其能苦其性者詞

期期而期生其葉似箕鳥喜巢其中似乳著

緋謳所生必於斥苦詞也引縛所以有謳歌者

故為人用力之不齊

庚市子肩之毀王也

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汝待也吾坐席不敢

先居處若齊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

老子見孔子徒弟子五人問曰前為誰對曰子

路勇且多力其次子貢為智曾子為孝顏回
為仁子張為武老子嘆曰吾聞南方有鳥名
為鳳凰之所居也積石千里河水出下鳳鳥
居止天為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瓊琳
琅玕為寶天又為生離珠一人三頭遞起以
伺琅玕鳳鳥之文戴聖嬰仁右智左賢
善卷堯聞其得道之士乃北面而師事之蒲衣
八歲而舜師之
廉者不食不義之食不噉不義之水
仲尼讀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觚竈也

羊溝之鷄三歲為株相者視之則非良鷄也然
數以勝人者以狸膏塗其頭詳隣也鷄畏狸
也

惠子始與莊子相見而問乎莊子曰今日自以
為見鳳凰而徒遭燕雀耳生者俱嘆

豫樟初生可孤而絕
鵲上高城之境而巢於高榆之顛城壞巢折凌
風而起故君子之居世者得時則義行失時
則鵲起

金鐵蒙以大緇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

孔子舍於沙丘見主人曰辯士也子路曰夫子何以識之曰其口窮蹄其真空大其服博其睫流其舉足也高其踐地也深鹿與而牛舍青鷄愛子忘親詞馮碗曰鷄也專愛聲低之牛夜亡而遇獲止而問焉我有四足動而不善子一足而超踊何以然獲曰以吾一足王於子矣

市上之人有善戴尊者累十尊而行人有與之更者行道未半而以其尊顛也酒尊也止羊而得牛斷指而得頭

羗人死燔而揚其灰

子張見魯哀公不禮士也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而見君之禮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室彫文畫寫以龍於是天龍下之窺頭於牖施尾於堂葉公見之奔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不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今君非不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

流脉並作則為驚怖陽氣獨上則為癩病以十鈞射者見天而不見雲以七鈞射者見鵠

而不見鶴以五鈞射者見鶴而不見雀

函牛之鼎沸蟻不得措一足喻聖主之法明至不敢蹈也

道簡子出田鄭龍為右有一野人簡子曰龍下

射彼使無驚吾馬三命鄭龍鄭龍不對簡子

怒鄭龍曰昔吾先君伐衛免曹退為踐土之

盟不戮一人吾今一朝田而曰必為我殺人

是虎狼殺人故將救之簡子愀焉曰不愛其

身以活人者可無從乎還車輟田曰人之田

也得獸今吾田也得士

梁君出獵見白鴈群集梁君下車設弩一作欲

射之道有行者不止白鴈群駭梁君怒欲射

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撫其心梁君忿然作

色而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

孫龍對曰昔者齊景公之時儻來天旱三年

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頃首曰吾

所以求雨者為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

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

者何為有德於天而惠施於民也今主君以

白鴈之故而欲射殺人無異於虎狼梁君援

其手與上車歸入郭門呼萬歲曰樂哉今日

獵也人獵皆得禽獸吾獵獨得善言而歸
人而不學命之曰視皮肉一作學而不行命之曰

輒囊一擊者也

秋禽之肥易牙和之非不美也彭祖以為傷壽
故不食之

祝牧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穀子佩天下無道
我負子戴

易姓而王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
其有形兆垠堦勒石凡千八百餘處

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

旬而始規二旬而業成穀為鷄此物變也

盧敖見若士深目鳶肩

禮若亢鋸之柄亢舉也禮有所斷割猶

叔文相莒三年歸其母自績謂母曰文相莒三

年有馬千駟今母猶績文之所得事皆將弃

之已母曰吾聞君子不學詩書射御必有博

塞之心小人不好田作必有竊盜之心婦人

不好紡績織紝必有淫泆之行好學為福也

猶飛鳥之有羽翼也

漢七略所錄若齊論之問王知道孟子之外書

四篇今皆亡傳莊子逸篇十有九淮南鴻烈
多襲其語唐世司馬彪注猶存後漢書文選
世說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間見之斷圭碎
璧亦足為篋櫝之珍博識君子或有取焉
太平御覽引蘇子曰蘭以芳自燒膏以明自燭
翠以羽殃身蚌以珠致破蘇秦能為此言而
不能保其身漢書楚老父之言本於此張子
子曰鳴以聲自煎
尸子曰孝已事親一夜而五起視衣厚薄枕之
高下也又曰蒲衣生八年舜讓以天下周王

太子晉生八年而服師曠漢書稱孝已莊子

稱蒲衣子其事見此見太子晉事

鄒陽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尸子謂孔子至於

勝母暮笑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

其名也

尸子曰舜燕愛百姓務利天下其田也荷彼耒

耜耕彼南畝與四海俱有其利雷澤也旱則

為耕者鑿瀆儉則為獵者表虎故有光若日

月天下歸之若父母文心雕龍舜之祠田云

荷此耒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謂之祠田豈

它有所據乎

程子見家語子華子見莊子近有子華子之書
謂程本字子華即孔子傾蓋而語者後序謂
鬼谷子之師水心銘鞏仲至所謂程子即此
書也朱文公謂詞艱而理淺近世巧於模擬
者所為決非先秦古書

韓子內儲說謂林向譏襄弘按左傳哀公三年
周人殺襄弘叔向之沒父矣

韓子曰殷之法刑弃灰於街者子貢以為重問
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以商鞅之法為

殷法又託於仲尼法家侮聖言至此

五蠹曰周去秦為從昔年而舉衛離魏為衡半

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按史記報

王倍秦與諸侯約從衛為衡之事未詳

說疑曰有苞氏有失度謹堯氏有孤男三苗有

成駒桀有侯侈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

者亡國之臣也崇侯優施事甚著古今人表

桀時有雅侈餘皆闕呂氏春秋云夏桀染於

羊辛岐踵戎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周厲王染

於虢公長父桀夷終幽王染於虢公鼓祭公

敦此四王者所染不當古今人表桀時有于
辛榮夷終即榮夷公虢公鼓即虢石父墨子云夏

桀染於干

韓子曰商君教秦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愚按
史記商君傳不言燔詩書蓋詩書之道廢與
李斯之焚之無異也

又云吳起教楚悼王損不急之枝官注謂非要
急若樹之枝也養樹者必披落其枝為政者
亦損其閑冗宋景文詩何言漢樸學正似楚
枝官枝有用者

又云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
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愚謂堅白公孫龍之
言也無厚鄧析之言也

漁者持鱸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為貴諸呂太
史西漢手筆曰利之所激深官之女皆儀秦
也文法本此

赫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後魏崔浩謂王
猛之經國符堅之晉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
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
之曹操也筆墨畦迥皆有自來

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園之木千世無

輪劉夢得用此語特字

鉅辱之費金壁西門豹之納璽戰國之時官邪

賂章毀譽決於左右之口於此可見若阿即

墨之斷者幾何人哉趙之開金魏齊之勝皆

毀廢亦以萬金為

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此名

言也鄭長者之書見漢藝文志

吏者民之本綱也聖人治吏不治民斯言不可

以韓非癢

韓子謂趙襄子賞有功者五人高彘為賞首仲

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為人

臣者莫敢失禮事在孔子後孔鮒已辨其妄

然傳記若此者眾說苑周威公問於甯子曰

取士有道乎甯子曰楚平王有士曰楚侯胥

丘負客出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為城濮之戰

城濮在楚成王時以為平王謬矣甯越又曰

晉平公好樂多賦歛治城郭有咎犯者見門

大夫以樂見平公內之對曰臣不能為樂臣

善隱又曰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

為亂乎又曰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
聞之使人往視又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
聞之上書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鷄
子其上按犯建子推息四人事蹟皆在前劉
子政博極群書何述紀之誤也新序楚共王
逐申侯晉文公遇欒武子葉公諸梁問樂王
鮒皆不同時

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將軍車騎先至晉
陽戰國策云延陵王誤也鮑氏改王為君亦
未之攷

韓子云吳起欲攻秦小亭置一石赤乘東門外
令人能徙此於西門外者賜之上田宅人爭
徙之乃下令曰明日攻秦能先登者仕之大
夫賜之上田宅於是攻之一朝而拔呂氏春
秋云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日置表
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能償南
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償
表者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償
表不得賞則已何傷往償表來謁吳起起自
見而出仕之長大夫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

賞罰愚按商鞅入秦在吳起死後二十一年
徙木予金其祖吳起之遺智歟

說文古者宿沙初作者煮海鹽魯連子曰古善漁
者宿沙瞿子使漁于山則雖十宿沙子不得
一魚焉又曰宿沙瞿子善煮鹽使煮漬沙雖
十宿沙不能得也

鴟冠子博選篇用戰國策郭隗之言王鈇篇用
齊語管子之言不但用賈生服賦而已柳子
之辯其知言哉

戰國策鄭璞之說亦見尹文子

諺云不聰不明不能為王不瞽不聾不能為公

見慎子

吳子曰承桑氏之君脩德廢武以滅其國柳子

佩常賦桑弘和而却武弓渙宗覆而國舉桑

謂承桑氏也字林載桑

程子曰韓信多多益辦是分數明按孫子治衆

如治寡分數是也杜牧注謂韓信多多益辦

漢景帝後二年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

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

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

者寡矣本李克對魏文侯之言說藝文志

儒家李克七篇

韓子謂鐘鼎之銘皆畚吾之跡華山之博也蔡邕謂唯郭有道無愧昌黎猶不免諛白樂天立碑詩曰豈獨賢者嗤仍傳後代疑

鬼谷子午合篇伊尹五就桀五就湯然後合於

湯呂尚三入殷朝三就文王然後合於文王

孫子用間篇當參攷伊呂聖人之耦豈詭遇

求獲者此戰國辭士之誣聖賢也伊尹三聘而起太公辟紂海濱當取信於孟子

尹知章序鬼谷子曰蘇秦張儀往事之受捭闔

古之術十有二章復云轉丸眩筮三章然亦

用之裁得温言酒食貨財之賜秦也儀也知

道未足行復往見其言所受於師行之少有

口吻之驗耳未有傾河填海移山之少豈可

更聞至要使弟子深見其闕與乎先生曰為

子陳言至道齊戒擇日而往見先生乃至席

而坐嚴顏而言告二子以全身之道文心雕

龍云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程子曰

擲鬪既其術後用揣摩鉗後

崩通善為長短說主父偃學長短從橫術邊通

學短長史記索隱云戰國策亦名長短書
鬻熊為周文王師著書二十二篇諸子之最先
者今存十四篇列子天瑞篇引運轉無已天
地密移力命篇引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
短非所損賈誼書引文王武王成王問皆今
書所無

呂氏春秋曰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
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朱貴已孫
臆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荀子曰慎子有
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拙無見於信

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
見於多墨子有見於齊兼愛也陽朱貴已為
我也呂氏以孔子列於老氏之後秦無儒故
也

迂齋云梓人傳規模從呂氏春秋來愚按呂氏
分職篇云使衆能與衆賢功名大立於世不
予佐之者而予其主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為
宮室必任巧匠奚故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
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巧匠為
宮室為圓必以規為方必以矩為平直必以

準繩功已就不知規矩繩墨而賞匠巧也巧
匠之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
某王之宮室也柳子立意本於此

劉向論起昌陵疏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

本於呂氏春秋

說苑晉太史屠餘見晉平公之驕以其國法歸
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
曰晉先亡君三年晉果亡愚謂平公後三年
晉未亡也是時兩周末分亦無周威公呂氏
春秋晉太史屠柔見晉公之驕高誘注以為

晉出公當從呂覽然晉政在大夫久矣非以
驕亡也屠柔不可謂知幾

孔業子公孫龍臧三耳呂氏春秋作臧三牙

賈誼疏壹動而五業附新書云五美附規韞業

字當作美

六韜曰冠雖弊禮加之於首履雖新法踐之於
地賈誼之言本此韓非子亦云冠雖穿弊必
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黃帝曰日中
必焚操刀必割頽注此語見六韜主上之操
也語出尉繚子

淮南詮言訓曰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張夫人諫苻堅之言本於此

賈誼書云德渥澤洽調和大暢則天清激如富燭物時熟吳斗南謂漢郊祀歌后土富媪昭明三光媪當作媪

鹽鐵論文學曰臧文仲治魯勝盜而自矜子貢曰民將欺而况民盜乎文仲子貢不同時斯言誤矣

仲長子昌言曰北方寒其人壽南方暑其人夭

此寒暑之方驗於人也約之蠶也寒而餓之

則引日多温而飽之則用日少此寒温飢飽

之為脩短驗於物者也論養生者蓋於此觀

之帶子草木用冷生醫家則尚温以血脈以

通煖

淮南子曰春貸秋賦民皆欣春賦秋償衆皆怨得失同喜怒為別其時異也為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為鰻賜者非負而緣木繼之其西而已亦見文子此柳子種樹傳之意

文子聾蟲雖愚不害其所愛注云聾聾無耳淮
南子曰任馬不觸木獬狗不自投於河雖龍
蟲而不自陷又况人乎又曰馬聾蟲也注云
喻無知孝皇問王季海曰聾字何以從龍從
耳對曰山海經龍聽以角不以耳此龍也注
得子曰人之學者猶渴而飲河海也大飲則大
盈小飲則小盈伊川謂如群飲於河各充其
量
抱朴子論仙篇接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仲
舒家錄蓋依託也

人按漢禁中起居注即西京雜記所謂葛洪家
有漢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漢武故事二卷
通典云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馬后撰明帝
起居注則漢起居似在宮中為女史之任荀
悅申鑒曰先帝故事有起居注動靜之節必
書焉

祛或篇有古強者云孔子常勸我讀易云此良書
也亡竊好之帝編三絕鐵槌三折今乃大悟
史記世家帝編三絕鐵槌見於此此一作擗
也言

魏李蕭遠運命論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
說言三略者始見於此漢光武詔引黃石公
記未有三略之名
合神霧云風后為黃帝師又為禹師化為老
子授張良書今有素書六篇謂黃石公坑上
授子房世人多以三略為是荆公詩云素書

卷天與之

太平御覽引鄒子曰朱買臣孜孜修學不知兩
之流異此鄒子之書非戰國之鄒子也
慎子曰禮從俗政從上使從君國有貴賤之禮
無賢不肖之禮觀初曲禮曰禮從宜使從俗

言事不可常也謂禮從俗則非

尹子曰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
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義朝廷之不治
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
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已來子產治鄭
城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
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愚謂為邦必
放鄭聲此孔子之言也豈有抱鐘而朝之言
哉程子謂未有心蠹而能用管仲者於鄭簡
公亦云

論衡蓋蔡中郎所秘玩而劉氏史通譏之曰克
自紀述其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而各以瞽
頑舜神鯀惡禹聖盛矜於已而厚辱其先何
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名教之罪人也葛文
康公亦曰克刺孟子猶之可也至詆訾孔子
以繫而不食之言為鄙以從佛貽公山之
為濁又非其脫駭舊館而惜車於鯉又謂
不行於中國豈能行於九夷若克者豈足
語聖人之趣哉即二說觀之此書非小疵也
呂南公謂充飾小辯以驚俗蔡邕欲傳之

何其謬哉

家語問舜冠謂魯哀公問於孔子尚書太傳以
為成王問周公

子思子曰東戶季子之時道上鴈行而不拾遺
餘糧宿諸畝首餘糧於嶼嶼畝

劉邵人物志曰易以咸為德以謙為道老子以
無為德以虛為道愚謂咸言虛而不言無與
老氏異

宋咸注法言云天地不常泰亦不常否聖人不
常出亦不常絕

或問賢曰顏淵黔婁四皓常玄成王介甫曰出
乎顏淵則聖人矣出乎常玄成則衆人矣

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此韓非語
也余襄公謹箴用之

杜牧注孫子序云孫武著書數十萬言魏武削
其繁剝筆其精切凡十三篇因注解之攷之

史記本傳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
卅三篇削為

莊子楚狂之歌所謂迷陽人皆不曉胡明仲云
荆楚有草叢生脩條四時發穎春夏之花

亦繁麗條之腴者大如巨擘剝而食之其味
甘美野人呼為迷陽其膚多刺故曰無傷吾
行無傷吾足

因學紀聞卷之十

因學紀聞卷之十一

浚儀王 應麟 伯厚甫

攷史

戰國策張儀說秦王曰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

姚氏云韓非子第一篇初見秦文與此同鮑

氏失於攷證紹成公麗澤取此篇

鄒忌不如徐公美新序云齊有田巴先生行脩

於外王聞其賢聘之將問政焉田巴改製新

衣拂飭冠帶顧謂其妾妾曰佼將出門問其

從者從者曰佼過於淄水自照視醜惡甚焉

遂見齊王齊王問政對曰今者大王召臣臣
問妾妾愛臣諛臣曰佞問從者從者畏臣諛
臣曰佞臣至臨淄水而觀然後知醜惡也今
王察之齊國治矣與鄒忌之言畧同洪景廬
謂孟子所書齊景公問晏子與管子內言戒
篇相似蓋傳記若是者多矣

齊負郭之民有狐咷者正議閔王斲之檀衢按
呂氏春秋貴直論狐援說齊湣王曰殷之鼎
陳於周之廷其社蓋於周之屏其干戚之音
祀人之遊亡國之音不得至於朝亡國之社

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廷所以為戒王必
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無使太公之
社蓋之屏無使齊音充人之遊齊王不受狐
援出而哭國五日其辭曰先出也衣締紵後
後出也滿國圍吾今見民之泮泮然東走而
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
斲玉曰行法狐援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
入而鮒居使人之朝為草而國為墟殷有比
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斲之
東閭每斲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漢古今人

表作狐爰注即狐咥也愚謂殺諍臣者必亡
狐獲其洩治之類乎

齊威王封即墨大夫燕取齊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不下田單以即墨破燕齊王建將入秦即墨大夫入見畫臨晉武閔之策建不聽而亡
吁何即墨之多君子也建能聽即墨大夫之謀則齊可以勝秦矣國未嘗無士也

太平御覽引戰國策曰吳子問孫武曰敵人保山據險擅利而處糧食又足挑之則不出來間則侵掠為之奈何武曰分兵守要謹密勿

懈潛探其情密候其怠以利誘之察其牧探
久無所得自然變改待離其故奪其所愛今
本無之

樂聞入趙燕王以書謝焉新序以為惠王遺樂
殺書

新序樂毅書君子絕交無惡言去臣無惡聲
戰國有兩公孫弘一在齊為孟嘗君見秦昭王
一在中山言司馬意招大國之威求相與漢
平津侯為三韓子云公孫弘斷髮而為越王
騎是又一人也

禹貢正義鄭康成云戰國策碣石在九門姚宏
云戰國策遺逸如司馬正引馬犯謂周君徐
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周三十
七王歐陽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為矢史記
正義引九門本有官室而居今本所無
晏元獻論秦穆公以由余為賢用其謀伐戎夫
臣節有死無貳戎使由余觀秦終竭謀慮滅
其舊疆山陰操南音樂毅不謀燕國之意
哉秦穆之於由余而開戎土也失君君臣臣
之訓矣元戎之由余而補世教故錄之

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彫其俎其事
見精于由余對秦穆公曰舜作食器流漆墨
其上國之不服者十三禹作祭器墨染其外
朱畫其內國之不服者二十三

薛士龍曰齊威之刑不在阿即墨之斷而在豎
舉者之刑今按豎與者乃佞臣周破胡見列
女傳

大事記魏以田文為相解題曰田文與孟嘗君
姓名適同而在前呂氏春秋審分覽作商文
所載吳起問答與史記畧同西山讀書乙記

謂田文游俠之宗主以主少國疑自任未知其可也誤以為孟嘗君

王逸云屈原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亦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漢興徙楚昭屈景於長陵以強幹弱文則三姓至漢初猶盛也莊子曰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說云昭景甲三者皆楚同宗也甲氏其即屈氏歟秦欲與楚懷王會武關昭睢屈平皆諫王無行襄王自齊歸齊求東地五百里昭常請守之景鯀請西

索救於秦東地復全三閭之賢者忠於宗國所以長久

陳軫傳卞莊子割虎戰國策作管莊子索隱引戰國策作昭莊子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

晉楚之爭霸位鄭秦之爭天下在韓魏林少穎謂六國卒并於秦出於范雎遠交近攻之策取韓魏以執天下之樞也其遠交也二十年不加兵於楚四十年不加兵於齊其近攻也今年伐韓明年伐魏更出迭入無寧歲韓魏折而入於秦四國所以相繼而亡也秦取六國

謂之蠶食益蠶之食葉自返及遠古史云范
睢自為身謀未見有益於秦愚謂此策不為
無益然韓不用韓玘魏不廢信陵則國不亡
周赧王卒於乙巳明年丙午秦遷東周君而東
周君猶存也壬子秦遷東周君而周遂不祀
作史者當自丙午至壬子繫周統于七國之
上乃得春秋存陳之義大事記周赧後即繫
秦朱子以為不當綱目以七國如楚漢並書
之
國齊魏趙韓皆大夫篡楚為黃秦為呂唯燕

為舊國召公之澤遠矣惠王不用樂毅太子
丹乃用荊軻其能國乎

老泉謂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
最強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愚謂取蜀則楚
在掌中矣白起所以再戰而燒夷陵也

魯仲連書富比乎陶衛延篤注戰國策云陶朱
公子荆王邵云魏冉封陶商君封衛今按商
君封於商非封衛也

李文叔書戰國策曰為是說者非難而載是說
者為不易得使秦漢而後復有為是說者必

無能載之者矣愚觀董晉之荅回紇語李懷
光譚忠之說劉總詞氣雄健有先秦風韓杜

二公之筆力足以發之也雖楷斷狀

秦昭王五十一年滅周是歲漢高祖生於豐沛

天道之倚伏可畏哉史記高祖生於豐沛

秦莊襄王元年滅東周三年始皇立而柏翳之

秦亦滅二世元年廢衛君是歲諸侯之起者

五國三年而秦亡然則滅人之國乃所以自

滅也

秦皇欲以一至萬新莽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宋

明帝給三百年期其愚一也漢世祖曰日復

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真帝王之言哉

魏公子退讓而口不忍獻五城尹翁歸不私而

不敢見其邑子是以君子正容以悟之使人

之意也消

符語燔書秦欲愚其民而不能愚陳涉指鹿東

蒲高欲愚其君而不能愚子嬰

常昭洞曆記紂無道比干知極諫必死作秣金

閔歌鈞尚質必無秣馬

賈生過秦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春秋時殺挑

林晉地非秦有也

史記正義

索隱正義刻通鑑考異古史大

五帝本紀列黃帝顓辛堯舜謂孔子所告宰予

儒者或不傳及春秋國語發明五德繫姓章

矣書缺有間乃時見於他說五峰胡氏曰仲

尼繫易歷叙制器致用兼濟生民者獨稱犧

農黃帝堯舜氏蓋以是為五帝也而顓辛無

聞焉太史公所載特形容之虛語爾朱文公

曰易大傳孔聖之言八卦文字之祖何故遺

而不錄

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

天子事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

九年書正義曰舜年六十二為天子大禹謨

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乃求禪禹孟子云舜

薦禹於天十七年是在位五十年明矣史記

皆謬

夏本紀太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

子少康立左傳正義曰太康失邦及小康紹

國尚有百載乃滅有窮本紀不言羿浞之事

是遷說之跡

殷本紀祖乙遷於邢書正義曰鄭玄云祖乙去相居耿而國為水所毀於是脩德以禦之不復徙也

小宰立殷復哀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與書序遠非也

太甲既立三年伊尹放之於桐宮居桐宮三年悔過反善伊尹乃迎而授之政謂太甲歸亳之歲已為即位六年遷說妄也

祖已嘉武丁之以得維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彤日為訓也言序相

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皇王大紀曰以其世故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中丁之名誤也

太戊為大甲之孫三代表云太戊小甲弟則亦是沃丁弟太甲子書正義謂本紀世表必有一誤

周本紀不窋末年夏氏政亂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周語云不窋自窋于戎狄之間常昭云不窋去夏而遷于豳詩正

義按公劉之篇公劉避亂適豳公劉者不空
之孫

古公有長子曰大伯次曰虞仲大姜生季歷左
傳正義曰如史記之文似王季與太伯別母
遷言疏繆大伯虞仲辟季歷適荆蠻若有適
庶不須相辟知其皆同母也

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
歐陽公以為妄說五峯胡氏曰詩人言文王
受命指其至誠動天得天人之助耳李子思
曰以虞芮質成之年為文王興王業之初則

可而謂文王於是自稱王則不可朱文公謂

武成有惟九年大統未集之說若以在位五

十年推之不知九年當從何處數起亦未見

史遷全不是歐陽公全是不若兩存之劉道

遷國不見古文高書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

或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七年

武王祭于畢觀兵孟津歐陽公曰伯夷傳又載

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為信程子曰觀兵必

無此理今日天命絕則紂是獨夫豈容更待

三年林氏曰漢儒以觀政轉為觀兵而為周

師再舉之說

武王追思先聖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封黃帝
之後於蘄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
陳禮記正義曰追思先聖乃封之與樂記未
及下車義反當以記為正

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左傳曰母弟
俱是惠后所生正義曰史記謬也

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呂成公曰古史案汲
冢紀年共伯和干王位故謚共和左傳王子
朝告諸侯曰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

而后效官推是而言則厲宣之間諸侯有去
其位而代王為政者莊子曰共伯得之於丘
首

舜封棄於郟號曰后稷詩正義曰稷之功成實
在堯世其封於郟必是堯之封故箋傳皆以
為堯本紀以后稷之號亦起舜時其言不可
信也

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群公皆懼惟太公強之
書正義曰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
吉太公曰枯骨朽著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

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記又採用六韜好事者妄矜太公非實事也

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書正義曰孔傳云穆王即位過四十矣不知出何書遷若在孔後或當各有所據

秦本紀晉獻公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為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以五羖羊皮贖之范太史曰商鞅傳又載趙良之言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穆公知之舉之

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史記所傳自相矛盾如此朱文公曰按左氏媵秦穆姬者乃井伯非百里奚也

賜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詩正義曰鄭氏詩譜言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則是全得西畿與本紀異按終南之山在岐之東南大夫之戒襄公已引終南為喻則襄公亦得岐東非唯自岐以西也如本紀之言文公獻岐東於周則秦之東境終

不過岐而春秋之時秦境東至於河明襄公
救周即得之矣本紀之言不可信也

吕后本紀夾漈鄭氏曰遷遺惠而紀吕無亦獎

盜乎

樂書得神馬渥洼水中為太一之歌後伐大宛

得千里馬為歌中尉汲黯進曰云丞相公孫

弘曰黯誹謗聖制說齋唐氏曰按漢書武帝

紀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

太初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

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而元封二年春

三月丞相弘薨則先元鼎四年已八年矣汲

黯傳渾邪王降之歲汲黯坐法免官隱田園

者數年至更立五銖錢復起為淮陽太守居

淮陽十歲而卒按武紀昆邪之降在元狩二

年而行五銖錢在五年又十歲則元封四年

也其去太初四年尚六年則汲黯之卒亦久

矣今樂書乃云得大宛馬而作天馬之歌汲

黯嘗有言而公孫弘又從而諧之不亦厚誣

古人哉况黯在武帝時始為謁者遷棗陽令

稱疾歸乃召為中大夫又出為東海太守又

召為主爵都尉又公孫請徙為右內史數歲而免官又數歲而起為淮陽太守則未嘗為中尉也假使黯之言在馬生渥洼之年則弘之死固已久矣漢書司馬遷傳言史記十篇有錄無書而注言樂書亦亡則此非遷之作明矣使遷在當時而乖舛如此不亦繆乎天官書東宮蒼龍南宮朱鳥西宮咸池北宮玄武吳氏曰蒼龍朱鳥玄武各控其方七宿而言咸池別一星名晉天文志所謂天潢南三星曰咸池魚圍者是已豈所以總西方七宿

哉又列參白虎於昴畢之後何其類列之駁也

十二諸侯年表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四十二年敬王崩周本紀敬王崩子元王立八年崩子定王立六年年表定王元年左傳盡此左傳正義曰杜世族譜云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獲麟之歲也四十二年而敬王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矣與史記不同史記世代年月事多舛錯故班固以文多抵牾按世本敬王崩貞王介立貞王崩元王

赤立宋忠注引太史公書云元王仁生貞王
介與世本不相應不知誰是則宋忠不能定
也帝王世紀敬王三十九年春秋經終四十
四年敬王崩子貞定王立貞定王崩子元王
立是世本與史記參差不同書籍以遠事多
紕繆杜遠史記亦何怪焉

吳世家以光為諸樊之子僚為夷昧之子左傳
正義曰世本云夷昧及僚夷昧生光服虔云
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
僚代立故光曰我王嗣也是周公羊為說也

杜言光吳王諸樊子用史記為說也班固云
遷來世本為史記而今之世本與遷言不同
世本多誤不足依馮故杜以史記為正

傳言大伯端委仲雍斷髮史記云二人皆文身
斷髮示不可用文身斷髮自辟害耳遠適荆
蠻則周人不知其處何以須示不可用也皆

遷之謬疑林氏曰以春秋傳考之世本

越王滅吳誅太宰嚭通鑑外紀曰左傳哀公二
十四年閏月哀公如越季孫懼因太宰嚭而
納賂焉在吳亡後二年也嚭入越亦用事安

得吳亡即誅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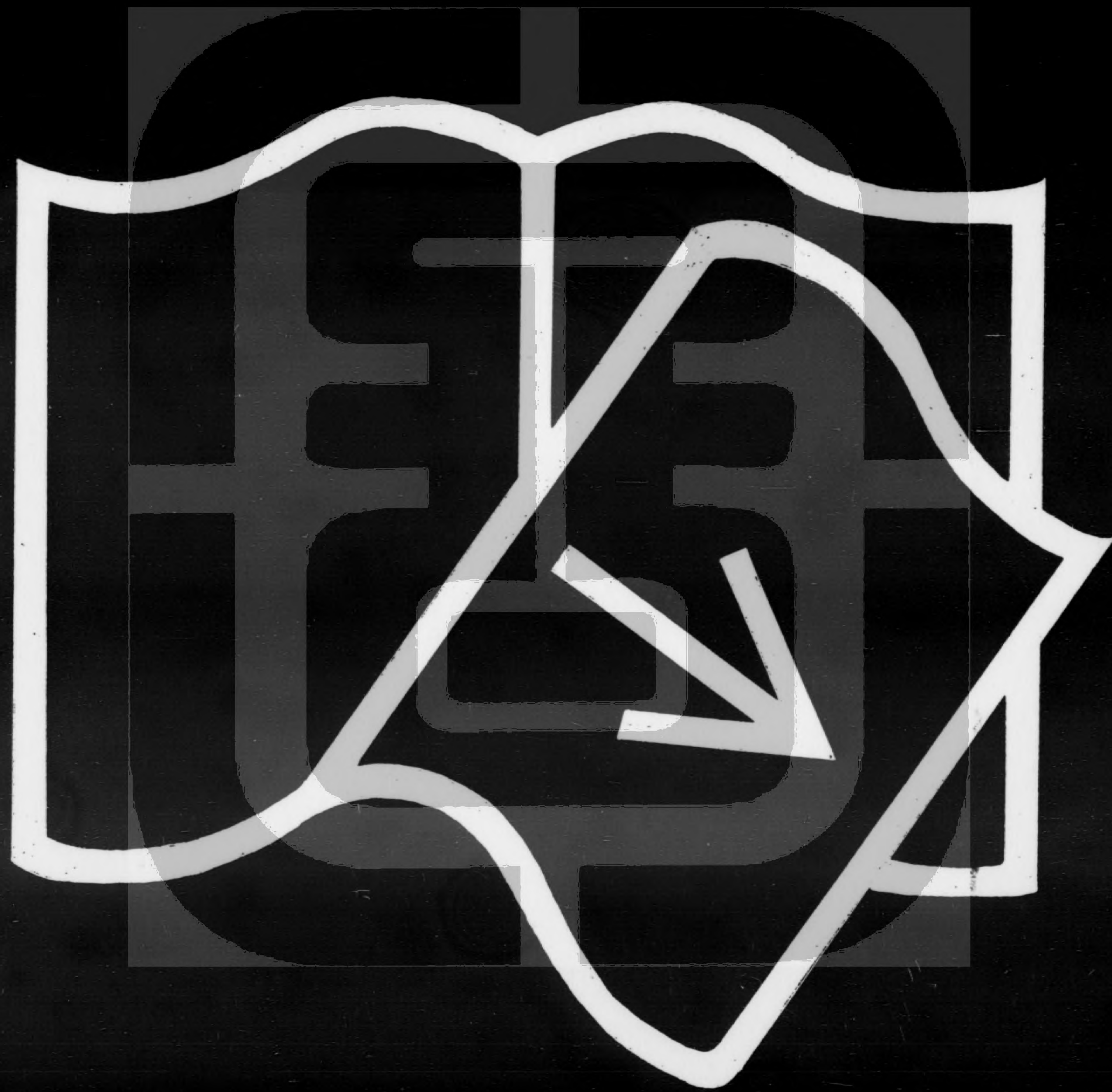
宋世家武王克殷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書正義曰面縛縛手於後故口銜其髻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

燕世家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因踐胙召公疑之作君奭書正義曰此篇是致政之後言留輔成王之意其文甚明遷妄為說爾

衛世家莊公娶齊女為夫人而無子又娶陳女為夫人生子早死陳女女娣生完完母死莊公命夫人齊女子之詩正義曰禮諸侯不再

娶且莊姜仍在左傳唯言又娶於陳不言為夫人左傳言莊姜以為已子云完母死亦非也

武公殺兄篡國呂成公曰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微子國計其初即位其齒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弒共伯而篡立則共伯見弒之時其齒又加長於武公安得謂之蚤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已脫髦矣詩安得猶謂之



原件短缺

鬯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弒之事武公未嘗有篡弒之惡也

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左傳正義曰烝淫而謂之夫人謬也

鄭桓公世家云宣王庶弟生表云宣王母弟詩正義曰世家年表自非異

虢鄆果獻十邑桓公竟國之詩正義曰詩譜武公卒取十邑如世家則桓公皆自取十邑馬

遷見國語有史伯為桓公謀取十邑之文不知桓身未得故傳會為此說耳外傳云皆子

男之國統鄆為大則八邑各為其國非統鄆

之地無由得獻之桓公也正義曰案鄭

之也武公始國非桓公也齊世家胡公始徙都薄姑周夷王之時獻公因

徙薄姑都治臨淄詩正義曰詩烝民云仲山

甫徂齊傳曰古者諸侯逼隘則王者遷其邑

而定其居蓋去薄姑遷於臨淄以為宣王之

時始遷臨淄與世家異毛公在遷之前其言

當有據

頃公十一年晉初置六卿賞安革之功頃公朝

晉欲尊王晉景公不敢當晉世家景公十二年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景公為王景公讓不敢左傳正義曰此時天子雖微諸侯並感晉文不敢請隨楚莊不敢問鼎又齊弱於晉所較不多豈為一戰而勝便即以王相許準時度勢理必不然齊侯朝于晉將授王遷之意所以有此說者當讀此傳將授王以為將授王遂飾成為此謬辭耳

魯世家哀公奔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於有山氏左傳正義曰傳稱國人施罪於有山氏不得復歸而卒於其家也遷安耳

齊世家

周

西伯昌與呂尚陰謀脩德以傾

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石林葉氏曰其說蓋出六韜夫太公賢者也其所用王術也其所事聖人也則出處必有義而致君必有道自墨翟以太公於文王為忤合而孫武謂之用間且以嘗為文武將兵故尚權詐者多並緣自見說齊唐氏曰三分有二而猶事商在眾人必以為失時三后協心而後道洽在

常情必以為無功二聖人信之篤守之固至誠惻怛之心寬厚和平之政浹於斯民固結而不可解此豈矯拂而偽為亦出於自然而已彼太史公曾不知此乃曰周西伯昌囚姜里歸與呂尚陰謀脩德以傾商政又曰周公聞伯禽報政違乃歎曰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此特戰國變詐之謀後世苟簡之說殆非文王之事周公之言也遷不能辨其是否又從而筆之於書使後人懷欲得之心務遠成之功者藉此以為口實其害豈小哉

晉世家鄂侯卽立六年當魯隱公五年卒子哀侯光立詩正義曰案左傳隱公五年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六年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則哀侯之立鄂侯未卒世家言卒非也獻公使士為盞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詩正義曰案左傳為使群公子盡殺游氏之族而城聚而處之則城聚以處群公子非晉都也言命聚曰絳非也

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周作晉文侯命夾
祭鄭氏曰于時去文侯十有五世而誤以文
侯為重耳

申生母齊桓女也同母女弟為秦穆公夫人夷
吾母重耳母女弟也左傳正義曰案傳申生
之母本是武公之妾武公末年齊桓始立不
得為齊桓女也說射惠公之舅狐偃文公之
舅母不得為姊妹也皆遷之妄

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左傳正義曰
邑姜方震而夢明是邑姜無夫安得以為武

王... 傳... 之夢龍據其心燕姬之夢蘭為
已... 彼皆夢發於母此何以夢發於父是遷
之步

陳世家桓公鮑卒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為佗
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為厲公大
子免之三弟長者名躍中曰林少曰杵曰與
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為利公詩正義曰
案左傳桓五年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伐之
則是佗自殺免非蔡人為佗殺免也六年蔡
人殺陳佗莊二十二年傳曰陳厲公蔡出也

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與佗一人不得
云為佗殺五父也六年殺佗十二年陳侯躍
卒則厲公即是躍躍既為厲公則無復利公
矣既誤以佗為厲公又妄稱躍為利公豈
言佗死而躍立立五月而卒然則躍亦以
六年卒矣而春秋躍卒在桓十二年非
月皆史記之謬左傳正義曰束皙言遷
人以為兩人以無為有謂此事也
舜居媯汭其後因世為媯氏左傳正義曰
姓媯氏虞思猶姓媯也胡公賜姓為

媯謂胡公之前已姓媯矣也

楚世家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高辛

氏之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詩正

義曰楚語稱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

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則黎為火正高陽時也

言高辛者以重黎是顓頊命之歷及高辛仍

為此職故二文不同也黎實祝融重為南正

而楚世家同以重黎為祝融謬也世家又云

帝嚳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

火正為祝融鄭語以八姓為黎後者以吳回

繁黎之後復居黎職故本之黎也左傳少皞氏有子曰重顛頊氏有子曰黎史記以重黎為一人又言以吳回為重黎皆謬

蚡冒卒弟熊達立是為楚武王左傳正義曰杜注蚡冒楚武王父不從史記劉炫以世家規杜云蚡冒是兄不得為父

莊王即位三年伍舉入諫曰願進隱愚按莊王時有嬖人伍參其子伍舉在康王時康王莊王之孫呂氏春秋書應覽云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聽成公賈人諫曰願與若王聽新

序云士燮然則非伍舉也

燕世家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時不可失也朱文公曰或問勸齊伐燕有諸史記蓋傳聞此說之誤

三代世表稷契皆為帝嚳之子堯亦帝嚳之子左傳正義曰世族譜取史記之說又從而譏之案蘇則舜之五世後祖父也而及舜共為堯臣堯則舜之三從高祖而妻其女此史記之可疑者

在世家其殷後則初封武庚於殷墟復以叛而

誅之更命微子為殷後詩正義曰書序微子
之命是宋為殷後成王始命之樂記武王投
殷之後於宋其實武王之時始封於宋未為
殷後也成王命為殷後當爵為公地方百里
史記以為成王之時始封微子於宋與樂記
又乖

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蔡叔周公弟也
左傳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言之昭
十六國蔡存魯上明以長幼為次實漆室
言蔡叔周公兄故杜從之

時季載杜云毛叔聃又不數叔振鐸者杜以振
鐸非周公同母故不數之或杜別有所見不
以管蔡世家為說

魏世家三十六年惠王卒左傳後序曰古書紀
年篇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後一年始至十
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
惠成之世以為後王年也朱文公曰惠襄哀
之年見於竹書明甚史記蓋失其實邵子皇
極之書及後史記而不取竹書
太史公曰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

阿衡之佐曷益乎史通曰論成敗者當以人事為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

趙世家趙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左傳正義曰

案傳趙衰適妻是文公之女若朔妻成公之姊則亦文公之女父之後母不可以為妻且文公之卒距此四十六年莊姬此時尚少不得為成公姊賈服先儒皆以為成公之女故杜從之

屠岸賈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又云公孫杵臼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武於山中居十五年

左傳正義曰案書將下軍則於時朔已死矣不得與同括俱死也晉君明諸臣強無容有

屠岸賈輒則其間如此專恣呂成公曰史記失於傳聞之差是時晉室正盛而云索莊姬子於宮中自有紀綱不容如此趙嬰已亡而云與同括同時死以二者考之見其誤

孔子世家王文公曰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

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淇水

李氏曰欲尊大聖人而反小之其所以稱夫子者識會稽之骨辨墳羊之怪道稽天之異測桓魋之災斯以為聖而已矣何其陋也皇王大紀曰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真者尤多伯夷傳朱文公曰孔子謂求仁得仁又何怨傳但見伯夷滿身是怨致堂胡氏曰叩馬之諫孔氏未嘗及也程子曰彼商賈賈已皆耕不獲安得致死仲尼弟子傳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通鑑外紀曰戰國之時齊魯交兵者數

矣一不被伐安能存哉田氏弱齊一當吳兵安能亂哉吳不脩越而止勝齊安能破哉四卿擅權晉以衰弱脩兵休卒安能強哉越後吳伐齊滅吳乃強此安能伯哉十年之中魯齊晉未嘗有變吳越不為是而存亡遷之言華而少實哉

有若狀似孔子共立為師宋景文公曰此鄒魯間野人語耳觀孟子書則始嘗謀之後弗克舉安有撤坐之論乎

宰予與田常作亂龜山楊氏曰田常為亂於齊

齊君蓋弗勝也宰子附田常則誰得而殺之
使其為齊君而死則子何罪焉當是時有闕
止字子我死於田常之亂是必傳之者誤而
為宰我也

孟子列傳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擁大玉去郊
葛氏曰於孟子無所見但有對滕文公之語
刺客傳說齊唐氏曰諸侯棄甲兵之辭為盟會
之禮乃於登壇之後奮匕首而劫國君賊天
下之禮者非沫乎君臣之義有死無隕專諸
感公子光之養而親刺刃於王僚賊天下

之義者非諸乎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
政終終父母之年遂殺身以為仲子賊天下
之仁者非政乎樊將軍以困窮歸燕丹軻說
取其首以濟入秦之詐賊天下之信者非軻
乎以賊禮賊義賊仁賊信之人並列於傳又
從而嗟嘆其志不亦繆哉豫子以不忘舊君
殺身而不悔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乃引而
真諸四子之間不亦董籀之共器乎

張叔傳未嘗言案人呂成公曰景帝誅鼂錯時
丞相青程中尉嘉廷尉毆劾奏錯之大逆無

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奔市
廷尉毆即張毆也安得為不案人哉則毆固
謹於細而略於大也

商君傳趙良曰五殺大夫相秦六七年而東伐
鄭三置晉君呂成公曰秦穆納晉惠在僖九
年納晉文在僖二十四年相距十九年
司馬相如傳贊楊雄以為勸百而風一江氏案
曰雄後於遷甚又遷得引雄辭何哉蓋後人
以漢書贊附益之
滑稽傳韓魏慶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王

案馬史通謂以後為先

貨殖傳子贛廢著鬻財史通曰太史公述儒林
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
政事至於貨殖為傳獨以子貢居先成人之
羨不其缺如

酷吏周陽由傳與汲黯俱為伎司馬安之文惡
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漢書呂
成公曰吾觀汲黯廷折公孫弘質張湯得衛
青所謂眼高四海空無人者也彼周陽由孤
豚腐鼠何足以辱同車而反謂黯不敢均茵

馮班固之陋至此愚按班史實本於史記
自序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
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夫涿鄭氏曰湯武
仗大義平殘賊易謂順天應人烏可與陳涉
同日而並議哉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作
孟子荀卿傳鄭氏曰孟子距湯墨荀卿亦非
墨子儒墨固異矣豈嘗獵其遺文哉
仁者有子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傳鄭氏曰游俠
之徒未足為收賂之萬一况能當仁義之畜

名手

太史公論六家之要指西山真氏曰列儒者於
陰陽墨名法道家之間是謂儒者特六家之
一爾而不知儒者之道無所不該五家之所
長儒者皆有之其短者吾道之所弃也談之
學本於黃老故其論如此

封禪書皇王大紀曰自史遷載管仲言上古封
禪之君七十有二後世人主希慕之以為太
平盛典然登不偏於四岳封非十有二山入
懷宴安不行五載一巡守之制出崇泰侈無

納言計功行賞之實鑄文告成明示得意而非所以教諸侯德也泥金檢玉遂其侈心而非所以教諸侯禮也心與天道相反事與聖人相悖故太平之典方舉而天災人禍隨至者多矣梁許懋曰遂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鑄文告成是故攷舜典可以知後世封禪之失稽懋言可以知史遷著書之謬

魯世家開金滕書呂子進曰考之於書啓金滕之書在周公未薨前而無榘蚤事此蓋一事

傳之者不同耳

張釋之傳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共氏曰漢百官公卿表文帝即位三年釋之為廷尉至十年書廷尉昌廷尉嘉又二人凡歷十三年景帝乃立而張敞為廷尉則是釋之未嘗十年不調及未嘗以廷尉事景帝也

匈奴傳夏道衰公劉變于西戎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王氏速曰自后稷三傳而得公劉自亶父三傳而武王滅商則公劉

在夏之中衰而亶父宜在商之季世不啻五六百年而曰三百歲未知何所據

秦穆公得由余西戎服於秦後百有餘年晉悼

公使魏絳和戎翟左氏考之魯文公三年

秦始霸西戎史記襄公四年晉魏絳和戎

裁五十餘歲

田敬仲世家齊人歌之曰嫗乎來也歸乎田成

子史通曰田常見存而遽呼以謚此之不實

昭然可見麟斯如子而稱之

周本紀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君於憇狐秦

始皇本紀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

水使千人浚水求之弗得滴水李氏曰是時

泗水在彭城宋之分九鼎何緣而至宋夫取

九鼎者秦昭襄也始皇乃莊襄之子也世數

年歲相去不遠始皇東遊過彭城於泗水欲

出周鼎竟不得兩說抵牾如此

宋世家襄公之時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

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曹氏曰自戴公

至襄公凡一百五十有一年正考甫既佐戴

公而能至于襄公之時作頌何其壽耶朱氏

曰太史公蓋本韓詩之說頌皆天子之事非
宋所有其辭古與亦不類周世之文

殷本紀曰微子數諫紂不聽及與太師少師謀
遂去比干強諫而死箕子佯狂為奴而後太
師少師挾其祭樂器以奔于周武王乘此東
伐劉氏度曰以書考之太師即箕子也少師
即比干也若已殺比干囚箕子則所謂太師
少師奔周者又何人也宋世家曰箕子不忍
紂君之惡乃佯狂為奴比干見箕子諫不聽
乃直諫而死微子曰美哉以去矣於是太師

勸微子遂行及武王伐商微子遂持其祭器
造于軍門肉袒面縛以降于周今以論語考
之微子則先去箕子次之比干死又次之
聖人之言固有次第且微子已行矣則武王
伐商之際何反歸于國以自取面縛之辱也
蔡氏况曰按左傳微子適周乃在克商之後
所謂去者特去其位而逃遯於外耳

伯夷傳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者可謂善
人非邪程子曰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
妄意窺測如曰顏何為而夭跖何為而壽皆

指一人計較天理非知天也

秦廢太后逐穰侯朱文公曰經世書只言秦奪太后權蓋實不曾廢

孔子世家匡人拘孔子益急孔子使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致堂胡氏曰穆公未武子之子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武子非老則卒矣穆公卒歷定公獻公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而孔子來使有兩武子則可若猶俞也其年當有五十六矣何子長之疎也

三年不蜚不鳴楚世家謂伍舉進隱於莊王滑稽傳謂淳于髡說齊武王此一事而兩見然莊王時嬖人伍參見左氏傳舉其子也新序以為士慶呂氏春秋以為成公賈不言伍舉

困學紀聞卷之十一



困學紀聞卷之十一

三十一

程